

全球驚悚小說暢銷天王
丹·布朗最新力作

凡失落的……必定被尋獲 ——

12小時之內
在真實世界的符號、祕密、未知事實的迷宮裡
進行著一場死亡競賽……
一切都在凶惡的歹徒監控中。

Copyright © 2009 by DAN BROWN

本試讀內容由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並保有一切權利

丹·布朗
失落的
符號

時報文化出版

DAN BROWN
The Lost
Symbol

李位綱譯

BOOKU.com

[試讀本]



關於本書

《失落的符號》是丹·布朗筆下最知名的主角，羅柏·蘭登教授再度登場的小說。更是丹·布朗在《達文西密碼》之後創作的小說巨作。在本書裡，丹·布朗將故事情節壓縮在十二個小時內發生，從危機到謎底，各種線索交織進行，丹·布朗在佈局時進行了精確的計算，在說一個好故事之間，徹底展現類型小說技藝。

在這本轟動全球的《達文西密碼》驚人續集中，丹·布朗再次證明他為什麼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驚悚作家。

本書背景設定在華府的密室、隧道與聖殿中，穿過壯闊的景觀逐漸加速導向意想不到的結局。

開場時，哈佛大學符號學家羅柏·蘭登突然被請到美國會大廈去做晚間演講。但是在他抵達幾分鐘之後，事情有了詭異的轉折。蘭登在國會大廈發現一個用五個符號精巧編碼的駭人東西，他認得這個東西是古代的邀請函……意在引導受邀者進入一個失落已久的奧秘智慧世界。

顯然蘭登敬愛的導師彼得·所羅門——高階共濟會員兼慈善家——遭到野蠻地綁架，蘭登發現拯救彼得的唯一希望就是接受這個神祕的邀請，一路跟隨。蘭登旋即深陷一個共濟會祕密、隱藏歷史、前所未見的處所構成的隱密世界——全都似乎把他拖向唯一、不可思議的真相。

如同《達文西密碼》跟《天使與魔鬼》裡發現的世界，丹·布朗的小說像是歷史內幕、晦澀符號與神祕密碼交織的華麗掛毯。在這本新小說裡，他再次以高明、迅如閃電的故事節奏挑戰讀者，在每個轉折出人意表。

《失落的符號》正是布朗書迷所期待的……他生平最驚悚的小說。

活在這個世上卻不明瞭世界的意義，就像在大圖書館裡遊蕩卻不碰書。

—古諺

事實

一九九一年，有份檔案被鎖進中央情報局局長的保險箱，至今還躺在該處。裡面神祕難解的文字提到了一個古代入口與地下的未知處。檔案裡面還提到這幾個字「就埋在外頭某處」。本書中的所有組織皆實際存在，包括共濟會、無形學院、中情局保安處、史密森博物館後援中心（SMSC）與知性科學研究院。書中所有儀式、科學、藝術作品與紀念建築也是真的。

序幕

聖殿大樓

晚間八點卅三分

怎麼死是祕密。

自古以來，怎麼死就是個謎。

三十四歲的入會者低頭凝視捧在手掌中的骷髏頭。骷髏是空心的，像個碗，注滿血紅色的酒。

喝下去，他告訴自己。沒什麼好怕的。

依照傳統，他穿著中世紀異端被送上絞刑台用的儀式長袍展開這段旅程，寬鬆的襯衫敞開，露出蒼白的胸膛，左褲腳捲到膝蓋，右手袖子捲到手肘。脖子上掛著一副沉重的套索——同志們稱作「拖繩索」。但是今晚，他像在場見證的同志一樣，打扮得像個幹部。

環繞他身邊的弟兄們都穿著全套的羊皮圍裙、飾帶與白手套。他們頸上掛著的儀式用珠寶在昏暗中如同鬼眼般閃閃發亮。這些人在現實生活中多半位居要職，但是入會者知道他們的世俗地位在這裡毫無意義。這裡人人平等，宣誓的弟兄們共享神祕的聯繫關係。

環顧這些嚇人的傢伙，入會者猜想著外頭誰會相信這些人竟然齊聚一堂：更別說在這個地方了。這個房間宛如古代的聖殿……。

然而，事實更加詭異。

我距離白宮只有幾條街。

這座巨大建築位於華盛頓西北區第十六街 1733 號，是前基督教時代的聖殿——波斯帝國總督莫索洛斯王的聖殿，史上最早的陵墓：人死後才會來的地方——的複製品。銅製大門外，有兩座十七噸重的獅身人面像拱護著。內部是由儀式室、大廳、密封地窖、圖書館，及一道藏有兩具屍骸的空心牆壁所構成的華麗迷宮。入會者聽說過這棟建築裡每個房間都有祕密，但他知道沒有比他現在

跪著捧骷髏的這個巨大房間更難解的祕密了。

這裡是聖殿室。

這個房間是正方形，像個山洞。挑高有一百呎，由綠色花崗岩的獨立石柱支撐。周圍環繞著階梯式排列、覆蓋手工製豬皮的暗色俄羅斯胡桃木座椅。西側牆上只有一個三十三呎高的寶座，正對面隱藏著一架管風琴。牆上刻滿了各種古代符號：埃及的、希伯來的、天文學的、煉金術的，還有些無法辨識。

今晚，一連串精準排列的蠟燭照亮了聖殿室。除了微弱燭光，只有一道蒼白月光從天花板上的巨大眼狀孔投射下來，照亮了室內最驚人的特徵——用整塊比利時黑色大理石雕刻磨光的大型祭壇，放在方型房間的正中央。

怎麼死是祕密，入會者提醒自己。

「時候到了，」有人低聲說。

入會者抬眼看著站在他面前的醒目白袍人。主祭師。此人年近六十，是位備受愛戴的美國名人，健壯且富可敵國。他頭髮已經灰白，出名的容貌反映出權力與才智過人的生涯。「宣誓吧，」主祭師說，聲音像飄雪一樣輕柔。「完成你的旅程。」入會者的旅程，像所有同志一樣，從第一級開始。那一晚，在類似的儀式中，主祭師用絲絨眼罩蒙住他，拿儀式用的匕首頂住他胸口，問道：「你是否願以你的名譽鄭重宣示，不受利益或任何其他卑劣動機影響，自主且自願獻身捍衛這個組織的祕密與權益？」

「我願意，」入會者說謊。

「願你的良心永遠銘記此事，」大師警告他，「如果你洩漏你獲知的祕密，下場只有猝死。」

當時，入會者不覺得恐懼。他們永遠不會知道我的真正目的。

但是今晚，他在聖殿室感到一股不祥的莊嚴肅穆，心中開始回想在過程中聽到的所有嚴厲警告，威脅他如果洩漏即將獲知的古老祕密的可怕後果——從左耳到右耳的割喉刑……連根拔掉舌頭……剝出內臟燒掉……碎屍萬段拋棄到四面八方……挖出心臟餵野獸——

「弟兄，」灰眼主祭師把左手放在入會者的肩膀上說，「念最後的誓詞。」

入會者打起精神迎接旅程的最後一步，調整身體姿勢，注意力轉回手中的骷髏。深紅的酒液在昏暗燭光下看來近似漆黑。室內陷入一片死寂，他感覺到所有見證人都在看他，等他念出最後誓詞加入他們的菁英階級。他想，今晚這裡發生了這個組織歷史上前所未見的某種事情。幾世紀以來絕對沒有。

他知道這就是契機：會帶給他深不可測的力量。他精力充沛，吸口氣大聲說出幾世紀以來全世界無數前輩說過的同一段話。

「若我蓄意或自願違背我的誓言……願我現在喝下的酒化為致命毒藥。」

他的話迴盪在虛無的空中。
一陣死寂。

入會者穩住雙手，舉起骷髏到嘴邊，嘴唇接觸乾澀的頭骨。他閉上眼睛往嘴巴傾斜骷髏，大口緩慢地喝下酒。直到一滴不剩，他放下骷髏。

有一瞬間，他似乎感到胸口鬱悶，心臟開始狂跳。天啊，他們發現了！然後同樣不知不覺間，感覺又消失了。

愉悅的暖意開始流遍他全身。入會者呼一口氣，內心竊笑著抬頭看看毫不起疑、愚昧地讓他進入組織中最機密階級的灰眼男子。

很快你就會失去你最珍惜的一切。

1

艾菲爾鐵塔南塔柱爬升中的電梯裡擠滿了觀光客。擁擠的空間內，一名身穿筆挺西裝的嚴肅商人低頭看看身邊的小男孩。「兒子，你臉色好蒼白。你該留在地面的。」

「我沒事……」小男孩回答，極力壓抑自己的焦

慮。「我下一層就出去了。」我喘不過氣來。

男士湊近。「我以為你早就克服這個問題了。」他慈愛地摸摸小孩的臉頰。小男孩很慚愧讓父親失望，但是耳鳴讓他幾乎聽不見聲音。我喘不過氣。我得馬上離開這個籠子！

電梯操作員說了些關於電梯接合活塞跟熟鐵結構的安慰之詞。遙遠的下方，巴黎的街道向四面八方延伸。快到了，小男孩告訴自己，引頸仰望卸客平台。再撐一下。

電梯以陡峭角度爬向上層觀景台，電梯井變窄，巨大的支柱收縮變成緊密垂直的隧道。

「爸，我好像——」

頭上突然傳來斷斷續續的撞擊回音。電梯晃動，突兀地擺向一側。磨損的鋼纜開始撞擊電梯車廂，像蛇一樣扭動。小男孩伸手想找父親。

「爸！」

兩人驚恐地互看一眼。電梯地板陡然崩落。

羅柏·蘭登在軟皮座椅上驚跳起來，被這個無意識的白日夢嚇了一跳。他單獨坐在一架Falcon 2000EX型商務專機的寬敞客艙內，此刻正因為亂流有點顛簸。寂靜中，一組P&W引擎正發出沉穩的低鳴。

「蘭登先生？」頭上的對講機有點雜音，「我們快降落了。」蘭登坐直身子，把演講筆記塞回他的皮背包裡。他本來正在複習共濟會的符號學。蘭登懷疑，關於亡父的白日夢，跟今天早上接到他的長期導師彼得·所羅門的突然邀請有關。

另一個我絕對不能愧對的人。

這位五十八歲的慈善家、歷史家兼科學家大約從三十年前開始照顧蘭登，在許多方面彌補了蘭登喪父的缺憾。雖然此人出身世家並且富裕，蘭登在所羅門溫和的灰眼中找到了謙抑與溫暖。

窗外的太陽已經隱沒，但蘭登看得見世界最大方尖碑的修長輪廓，像古代日晷的指針高聳在地平線上。這座五百五十五呎高、大理石包覆的方尖碑標示出這個國家的

核心。碑的周圍，精緻幾何形狀的街道與紀念建築物向外輻射分布。

即使從空中俯看，華盛頓特區仍散發出幾近神祕的力量。

蘭登深愛這個城市，飛機落地時，他感到更加興奮與期待。飛機滑行到廣大的杜勒斯國際機場內某處私人航站，停了下來。

蘭登收拾東西，向飛行員道謝，從豪華的機艙走下折疊梯。一月的冷空氣讓人精神一振。

吸氣，羅柏，他心想，享受著寬廣的空間。

跑道上瀰漫著一層白霧，蘭登踏上潮溼柏油路的感覺好像踩到了沼澤。

「哈囉！哈囉！」道路對面傳來平板的英國口音，「蘭登教授？」

蘭登抬頭看見一位帶著識別證與資料夾的中年女子快步走來，愉快地向他揮手。女子時髦的羊毛帽底下露出金色鬚髮。「先生，歡迎光臨華盛頓！」

蘭登微笑。「謝謝。」

「我是客服處的潘，」女子熱情洋溢的口氣讓人有點不安，「請跟我來，先生，車子在等您。」

蘭登跟著她跨越跑道，走向被閃耀發亮的私人飛機圍繞的報到航站。這是有錢名流的計程車招呼站。

「冒昧請教，教授，」女子靦腆地說，「您是寫過符號與宗教相關書籍的那個羅柏·蘭登，是吧？」

蘭登遲疑一下然後點頭。「我就知道！」她眉開眼笑地說，「我們讀書會讀過你關於神聖女性與教會的書！真是引起不少流言蜚語的啊！你真喜歡惹麻煩！」

蘭登微笑道，「其實我無意引發流言。」

女子似乎察覺蘭登沒心情討論著作。「抱歉，我太多嘴了。或許您已經很厭煩被認出來：不過要怪您自己。」她戲謔地指指他的衣服，「您的制服洩漏了身分。」

我的制服？蘭登低頭看自己的服裝。他穿著慣例的炭黑色高領毛衣、蘇格蘭絨外套、卡其褲、大學生的懶人皮

鞋：平時上課、巡迴演講、拍作者宣傳照與社交活動的標準造型。

女子大笑。「你穿的高領毛衣真老氣。打領帶看起來會帥一點！」

不可能，蘭登想。像絞索似的。

蘭登讀私立貴族高中的時候，規定每週六天要打領帶，雖然校長浪漫地宣稱領帶的由來是古羅馬演說

家用來保暖聲帶的絲織領巾，蘭登知道從語源學來看，領帶其實源自一群殘暴的「克羅埃西亞鬼子」傭兵上陣廝殺時戴的打結圍巾。直到今日，現代辦公室戰士仍然戴著這種古老戰服，想要在日常業務會議上恫嚇他們的對手。

「多謝建議，」蘭登乾笑一聲說，「以後我會考慮。」謝天謝地，有個看起來很專業的黑西裝男子走出停在航站附近的流線型林肯轎車，豎起一根手指。「蘭登先生？我是租車公司的查爾斯。」他打開乘客車門，「晚安，先生。歡迎光臨華盛頓。」

蘭登給潘小費感謝她的熱誠，爬進裝潢豪華的車內。司機說明了空調系統、瓶裝水與一籃熱鬆餅的位置。幾秒鐘後，蘭登已經在私人連絡道上疾馳。原來有錢人是這麼過日子的。

司機迅速駛上快速道路，查看乘客名單之後打了個簡短電話。「這裡是外環道租車公司，」司機用專業語氣說，「我奉命在乘客落地之後回報。」他暫停一下。「對，先生。您的客人蘭登先生已經到了，我會在晚上七點之前送他到國會大廈。不客氣，先生。」他掛斷。

蘭登不禁微笑。真是鉅細靡遺。彼得·所羅門對細節的重視是他的重大優點之一，讓他可以駕輕就熟管理自己的龐大權力。當然，銀行裡的幾十億存款也不無小補。

蘭登躺進皮椅閉上眼睛，機場的噪音在背後消失。美國首都就在半小時車程外，他慶幸有獨處時間整理自己的思緒。今天的一切發生得太快，蘭登現在才開始認真猜想今晚不知會有什麼奇遇。

真是神祕兮兮的抵達，蘭登想，期待著答案揭曉。

國會大廈十哩外，一個孤獨的身影正急忙準備著迎接羅柏·蘭登到來。

2

自稱馬拉克（Mal'akh，希伯來文「天使」之意）的人把針尖刺進他光溜溜的頭皮上，隨著尖銳的工具進出肉體而愉悅地嘆氣。這種電動裝置的輕微低鳴真會讓人上癮：如同深深滑入他皮膚散發顏料的針頭。

我是一幅傑作。

刺青的目的向來不是美觀。真正的目的是改變。從西元前兩千年努比亞教士的疤痕，到古羅馬西芭莉女神教派的陪祭刺青，或現代毛利人的紋身圖案，人類在自己身上刺青是奉獻自己身體當作祭祀品的一部分，忍受裝飾時的皮肉疼痛，藉此改頭換面。雖然《利未書》第十九章廿八節（註：不可為死人用刀割身，也不可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此節經文旨在於排拒外邦異教徒的習俗。）有不祥的勸誡，禁止人們在肉體上做記號，刺青至今仍是全球數百萬人共享的一種成長儀式——從清爽的青少年到嚴重的毒蟲與郊區的主婦皆有。

皮膚刺青的行為也是一種力量轉變的宣示，向全世界宣布：我能控制自己的肉體。從肉體轉變衍生而來的迷人控制感讓成千上萬的人迷上了改變肉身的行為：整形手術、穿洞、健身與類固醇：甚至暴飲暴食與變性。人的靈魂都渴望主宰自己的肉體。

馬拉克的老爺鐘響了一聲，他抬頭看看。晚上六點半。他放下工具，把日式絲袍包在自己六呎三吋的裸體上，大步走過通道。這座巨大別墅裡的空氣瀰漫著刺青顏料與用來消毒針頭用的蜜蠟蠟燭的刺鼻香氣。高大的年輕人沿著走道，經過幾件無價的義大利古董——皮拉內西的

蝕雕，薩佛納羅拉的折疊椅，布加里尼的銀製油燈。

他經過落地窗時瞄了外面一眼，欣賞遠方典雅的天際線。美國國會大廈發亮的圓頂在黑暗的冬日天空中散發出莊嚴的魅力。

就藏在那裡，他想。就埋在外頭某處。

很少人知道它存在；更少人知道它的驚人力量或別出心裁的藏匿方式。直到今日，它仍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機密。那些知道真相的人把它藏在符號、傳說與比喻的遮蔽之後。

現在他們對我敞開了大門，馬拉克想。

三週前，在一群美國最有權勢者見證的陰暗儀式中，馬拉克升上了第三十三級，世界殘存最古老秘密

結社的最高階級。雖然升級了，同志們什麼也沒跟他說。他們不會說，他心裡有數。不是這樣運作的。核心之內還有核心：組織之內還有組織。即使馬拉克等上許多年，也未必能贏得他們的完全信任。

幸好，他不需要他們的信任來取得他們最深的秘密。

我的晉級果然有了回報。現在他興奮地迎接未來，漫步到他的臥室。整個家裡，喇叭輕聲播放著罕見的闍伶演唱威爾第安魂曲〈永恆之光〉的唱片——令人回想起前世。馬拉克按下遙控器播出轟隆作響的〈最後審判日〉。然後他在震耳欲聾的定音鼓與平行五度伴奏下輕快地走上大理石樓梯，長袍隨著健壯雙腿的動作飄揚。

跑步時，他的腸胃咕嚕作響表示抗議。馬拉克已經禁食了兩天，只喝水，根據古代的方式讓身體準備就緒。你的飢餓將在黎明前得到滿足，他提醒自己。還有你的痛苦。

馬拉克進入宛如神殿的臥室，鎖上背後的門。他走向著裝區，暫停，感覺自己被拉向巨大的金框鏡子。他無法抗拒，轉身面向自己的倒影。緩慢地，彷彿拆開貴重的禮物，馬拉克解開長袍露出裸體。景象令他驚歎。

我是一幅傑作。

他魁梧的身體刮得光滑無毛。他低頭先看看雙腳，上

面刺著老鷹的鱗皮與利爪。往上，健壯的雙腿刺青像雕切的石柱——左腿螺旋狀、右腿垂直的條紋，象徵古代以色列所羅門王豎立在耶路撒冷聖殿門廊前的兩根銅柱。雅金和波阿斯（Jachin代表建立；Boaz代表力量）。他的胯下與腹部構成一個拱門雕飾，上面強壯的胸膛裝飾著雙頭鳳凰——每個頭都是側面，眼睛就在馬拉克的乳頭位置。他的肩膀、頸項、臉部與光頭像精緻掛毯，完全覆蓋著各種古代的符號與符咒。

我是件聖物……不斷進化的偶像。

十八個小時前，有個凡人見過馬拉克裸體。那人驚恐地大喊，「天啊，你是魔鬼！」

「如果你這麼認定的話。」馬拉克回答，像古人一樣清楚天使與魔鬼是相同的——可以互換的典型——只差站在哪一邊罷了：在戰鬥中打敗敵人的守護天使，自然會被敵人視為魔鬼惡煞。

馬拉克低頭，斜眼看看頭頂上。在冠冕狀的光暈中央，有一小塊無刺青的蒼白頭皮在發亮。這塊細心守護的畫布是他身上僅剩的原始皮膚。這塊神聖空白一直耐心地等待：今晚就要填滿它。雖然馬拉克還沒拿到用來完成這幅傑作的材料，他知道時候快到了。

倒影讓他心情大好，他已經感覺到精力旺盛。他拉上長袍走到窗口，再次眺望面前的神祕城市。它就埋在外面某處。

馬拉克的心思重回到眼前的任務，到梳妝台前小心地上妝，掩蓋臉上、頭上與脖子的刺青直到完全消失。然後穿上為了今晚精心準備的特製衣服與其他配件。完成之後，他檢視鏡中的身影，滿意之餘，伸手摸摸光滑的頭皮露出微笑。

就在外面，他想，今晚，某個人會幫我找到它。

馬拉克走出家門時，已經準備好迎接即將震撼國會大廈的事件。他花了好久時間安排今晚的每一個步驟。

終於，他的最後一顆卒子也放到棋盤上了。

羅柏·蘭登正忙著複習他的提示卡，忽然發現座位下轎車輪胎與路面的低鳴改變了聲調。蘭登抬頭，驚訝地發現自己的位置。

已經到紀念大橋了？

他放下卡片，凝視窗外波多馬克河平靜的水面迅速掠過。河面上飄著濃霧。這個地區被謔稱霧谷，為何獲選建立國家的首都似乎讓人猜不透。新大陸有這麼多地方，開國元勳們卻選了個河畔溼地來安置他們烏托邦社會的基石。

蘭登向左看潮汐湖對岸，傑佛遜紀念堂的優雅圓弧輪廓——很多人形容這是美國版的萬神殿。車子正前方，林肯紀念堂儉樸肅穆地浮現，直角線條令人聯想起雅典的帕德嫩神廟。又經過了一段路蘭登才看見市中心——他在空中看過的同一根尖塔。它的建築靈感來源遠遠早於羅馬與希臘的時代。

美國版的埃及方尖碑。

一柱擎天的華盛頓紀念碑從正前方逼近，在夜空中被照亮，像船艦的雄偉主桅。從蘭登的斜角度看去，今晚的紀念碑好像根不著地般：在陰鬱的空中傾斜，猶如是在翻騰的海面上。蘭登也有類似的不安穩感。他完全沒想到要跑來華府。我今早起床還指望在家裡清靜度過週日……現在卻到了距美國首都幾分鐘車程外。

今天清晨四點四十五分，蘭登跳進波平如鏡、四下無人的哈佛游泳池裡，照例想游個五十趟展開一天的生活。他的身材不像大學時代當國家水球代表隊隊員那麼好，但還算是苗條健康，以四十幾歲而言挺不錯了。現在的差別是越來越難維持。

蘭登大約六點回到家，開始晨間例行的事，手工研磨蘇門答臘咖啡豆、欣賞瀾漫廚房的異國香氣。但是今天早上，他驚訝地發現語音信箱的紅燈在閃爍。誰會在禮拜天

早上六點打電話來？他按下按鈕聽了留言。

「早安，蘭登教授。非常抱歉這麼早打擾您。」禮貌的聲音聽得出有點遲疑，帶點南方口音。「鄙人是安東尼·傑巴特，彼得·所羅門的執行助理。所羅門先生告訴我您一向起得早：他今天早上急著想聯絡您。您接到這個訊息之後，可否麻煩您直接打給彼得？您或許不知道他的私人專線，號碼是202-329-5746。」

蘭登突然有點擔心他的老朋友。彼得·所羅門無疑教養極佳又客氣，除非出了大問題，絕對不像是週日一大早打電話那種人。

蘭登丟下磨了一半的咖啡，趕到書房去回電。

希望他沒事。

彼得·所羅門是朋友、導師，雖然只比蘭登大十二歲，自從兩人在普林斯頓大學初次見面之後，也是代理父親的角色。當時念大二的蘭登奉命去聽這位知名年輕歷史學家兼慈善家的晚間客座演講。所羅門的熱情充滿感染力，呈現令人炫目的符號學與典型歷史的景象，啟發了蘭登後來對符號的終身志向。但是並非彼得·所羅門的才智，而是他灰眼睛裡的謙虛給了蘭登勇氣寫下致謝函。大二的小夥子作夢也想不到美國最富有、最迷人的年輕知識分子之一彼得會回信。但是他回信了，從此展開一段真正可喜的友誼。

這位知名學者沉靜的言行下隱藏著豪門權勢，彼得·所羅門出身巨富所羅門家族，全國各地的大學跟大樓都掛著他們的名號。像歐洲的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樣，所羅門這個姓氏總是帶著美式貴族與成功的神祕色彩。彼得很年輕時就在父喪之後繼承家業，現在五十八歲了，生平擔任過不少位高權重的職務。目前他

是史密森機構的首腦。蘭登偶爾會取笑彼得，說他純正血統的唯一污點是二流大學學歷——耶魯。蘭登走進書房，驚訝地發現也已經收到彼得的傳真。

彼得·所羅門

祕書室

史密森機構

早安，羅柏。

我必須立刻跟你談。

今天早上請盡快來電 202-329-5746。

彼得

蘭登立刻撥號，坐在手工雕刻的橡木書桌前等著線路接通。「彼得·所羅門辦公室，」熟悉的助理聲音接聽，「我是安東尼。有何貴幹？」

「喂，我是羅柏·蘭登。稍早你有留言給我——」

「喔，蘭登教授！」年輕人似乎鬆了口氣。「謝謝你這麼快回電。所羅門先生急著跟您說話。容我通知他您在線上。等一下好嗎？」

「沒問題。」蘭登等待所羅門接聽時，低頭看著史密森機構信紙抬頭上彼得的名字，不禁微笑。所羅門家族的懶惰蟲不多。彼得的祖先中有許多商場富豪、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與傑出的科學家，其中某些人甚至是倫敦皇家學會的成員。所羅門唯一仍在世的親戚，妹妹凱薩琳，顯然繼承了科學基因，因為她現在是所謂知性科學（Noetic Science）這個新領域的翹楚。

我根本聽不懂，蘭登心想，他愉快地回想去年凱薩琳曾經在她哥哥家裡派對上，試著向他說明知性科學卻失敗。蘭登仔細聽完之後回答，「聽起來比較像魔法而非科學。」

凱薩琳戲謔地眨眼。「羅柏，這兩者比你想像的更接近。」

所羅門的助理回到了線上。「抱歉，所羅門先生在電話會議無法脫身。今天早上有點手忙腳亂。」

「沒關係，我可以晚點再打來。」

「其實，如果您不介意的話，他叫我告訴您他找您的理由。」

「請說。」

助理深吸一口氣。「您或許知道，教授，史密森的董事會每年都會在華盛頓這邊辦私人活動，感謝最慷慨的贊助人。全國很多文化精英會參加。」蘭登知道自己的帳戶餘額還差幾個零才有資格算是文化精英，但他猜想或許所羅門想要破例邀請他。

「今年依照慣例，」助理又說，「晚宴之前要有一場主題演說。我們很幸運訂到了國家雕像廳當作場地。」

整個首都的最佳場地，蘭登想起在那座宏偉半圓形大廳參加過的一場政治演說。很難忘記五百張折疊椅排成完美的弧形，周圍有三十八座真人比例的雕像，況且那裡曾經是國家的眾議院議場。

「問題是，」對方說，「我們的主講人生病，剛剛通知我們她無法上台了。」他尷尬地暫停。「所以我們必須趕緊找人頂替。所羅門先生希望您能考慮接手。」蘭登愣了一下。

「我？」他完全沒想到是這麼回事。「我想彼得可以找到遠比我更適合的人選。」

「您是所羅門先生的首選，教授，而且您太謙虛了。本機構的貴賓一定會喜歡您的演說，所羅門先生覺得或許您可以演講幾年前在讀書頻道的那場演說。這樣就不用再準備。他說您有談到我國首都建築物的象徵意義——聽起來非常適合我們的場地。」

蘭登不太確定。「如果我沒記錯，那場演說的重點是在建築物的共濟會淵源而非——」

「正是！您也知道，所羅門先生是共濟會員，他很多專業朋友也會參加。我相信他們會很喜歡聽您談這個題目。」

我承認會很容易。蘭登保存了生平做過每場演講的筆記。「我想我可以考慮一下。活動在哪一天？」

助理清清喉嚨，突然聽起來有點彆扭。「呃，其實，先生，就是今晚。」

蘭登大笑起來。「今晚？」

「所以今天早上才會亂成一團。史密森機構陷入出糗的危機：」助理的口氣變急了。「所羅門先生已經準備好派私人飛機到波士頓接您。航程只有一小時，您在午夜之前就可以回到家。您知道波士頓洛根機場的私人航站在哪裡嗎？」

「我知道，」蘭登不情願地承認。難怪彼得總是心想事成。

「太好了！您可不可在……五點鐘跟飛機會合？」

「我好像沒什麼選擇餘地了，是吧？」蘭登苦笑。

「先生，我只是想讓老闆開心一下。」

彼得就是有這種魅力。蘭登考慮半晌，沒有別的辦法了。「好吧，告訴他我會去。」

「好極了！」助理歡呼，聽起來如釋重負。他給了蘭登飛機編號跟其他相關細節。蘭登掛斷電話時，不禁猜想彼得·所羅門有沒有被拒絕過。蘭登回去磨咖啡豆，往機器裡又加了一點豆子。這個早上需要多一點咖啡因，他想，今天可有得忙了。

關於作者



AUTHOR PHOTO BY DAN COURTER

丹·布朗（Dan Brown），自菲利普·埃克塞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畢業後，進入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就讀，西班牙語與英語雙學位畢業。在他全心投入寫作之時，一直擔任菲利普·埃克塞特學院的英文老師。

1996年，丹·布朗出於對從事密碼破譯工作的秘密政府機關的興趣，寫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數位密碼》。《數位密碼》立刻成了國內首屈一指的網路小說。它以美國國家安全局為背景，探究了公民隱私和國家安全之間的界限。

2003年丹·布朗在藍燈書屋所出版的《達文西密碼》一書，打破美國小說暢銷紀錄，全書結合了驚悚、歷史、藝術、陰謀論等風格，激起廣大讀者群的興趣與討論，其中關於耶穌曾經娶妻生子的情節，更引起了宗教界與史學界的高度關注。

丹·布朗的父親是一名曾獲得總統榮譽獎的數學教授，母親是一名職業宗教音樂家，因此，他從小就生活在科學和宗教相衝突的荒唐哲學中。丹·布朗的妻子既是一名藝術歷史學家，也是一名油畫家，她不僅和丈夫一起合作研究，還一直陪伴著他完成頻繁的研究之旅。《達文西密碼》正是夫妻倆一起到巴黎，在羅浮宮所完成。

丹·布朗另著有《天使與魔鬼》、《數位密碼》、《大騙局》。如布朗所言，《天使與魔鬼》是《達文西密碼》的「前傳」。在《天使與魔鬼》書中，丹·布朗首度創造出羅柏·蘭登這個角色，故事描述哈佛大學符號學家蘭登去羅浮宮那趟重要造訪的一年之前，為了一位慘死的科學家，以及追查嫌疑重大的光明會組織，深入警戒深嚴的天主教聖地梵蒂岡城的冒險經歷。